

张平文集

孤儿泪

本书荣获：
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
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
获政府华表奖

这是一部还没有全部写完就已经被发表连载，还没有全部发表就被多家报刊转载，还没有转载完就被数十家影视公司争购改编权的作品。

山西省大同市福利院每天清晨都会在门口拾到来历不明的各种弃婴，围绕着每一个弃婴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这本书为您叙述了几十个弃婴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在善良的养父母手中享受的幸福。

GUERLEI

张平◎著

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实力的写实派作家

群众出版社



张平文集

孤儿泪

张平 著



群众出版社
200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儿泪/张平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张平文集)

ISBN 7-5014-2376-8

I. 孤…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804 号

孤儿泪

张平 著

策 划/啄木鸟杂志社
总 策 划/阎世颖 艾群
策 划 人/易孟林
责任编辑/吴小龙 易孟林 张旌
特约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李栋 郝大勇
责任印制/张建平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351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ISBN 7-5014-2376-8/I·978 定价: 20.00 元

我的追寻与张平

——《张平文集》出版代序

易雪林

一、张平用他的作品重新唤醒我对于文学的信心 我用自己的编辑运作来支持张平的文学实践

看张平的作品，就如同面对深山中的大树，它粗犷、狂野而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我虽然也喜欢家居中的盆景，然而当满目都是被修整得精精致致、小巧玲珑的奇花异木时，我的心中不免常常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自然的生命，渴望不事雕琢的伟岸，渴望大气磅礴的精神。可是，我虽然每天都努力工作，以一种极端的虔诚，睁大眼睛搜寻着文学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我没有发现我中心期待的作品出现。直到有一天张平偶然间出现在我面前。

张平是带着他的创作手稿走进我的编辑生活的。那是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的好友山西作家张锐锋把我带到张平家。因为一点也不了解张平，我只当闲着无聊跟朋友串串门。当时张平因发表过《姐姐》、《祭妻》在山西已小有名气，然而我真的对他一无所知。我只是隐隐地感觉到这个人有兄长风范、简朴而厚道，值得一交。喝过酒，张平将一大摞刚刚修改完的手稿交给了

FF78/12

我，我几乎是没有太在意地带回了北京。因为我实在过手了太多的平庸之作，差不多已对文学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手中拎着的手稿，我只想着这是朋友的托付，而决没有想到她竟是将要在我的生活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生命。

那部手稿的首页写着作品的名字：“刘郁瑞办案记”。我无意地翻过了这一页，开始阅读正文。夜深人静，渐渐地我似乎忘却了时间的存在，完全被作品所描绘的惊心动魄的人物命运震撼了。我忽而泪流满面，忽而拍案叫绝。激动与兴奋之余，我差点喊了出来：这作品不正是我所一直殷殷渴望和追求的吗？几年来的期待，不就是等待着她的出现吗？

然而，手稿所揭示的社会现实矛盾是如此的尖锐，一旦出版，作品的命运如何很难预料，万一上纲上线，这编辑出版者可就是罪莫大焉。当时的出版界不像现在这样竞争激烈，那时候大家都在吃计划经济的饭，出不出书是无所谓的，每月工资一分不少照拿，有所谓的是千万别捅娄子。如果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稳稳当当做编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手稿委婉退回，说一些不着边际的道歉话。

捧起手稿，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然而我知道我无法放弃她。如果不能出版，我将遗憾终身。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作品了。我知道接下来惟一可做的事，就是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推出她，即使因她而失去了现有的编辑职业，我也甘心，我也毫不悔恨。

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心理准备后，我开始进入编辑加工阶段。首先我将书名改了，改名为“法撼汾西”。我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张平作品的阳刚之气，浩然正气。在《法撼汾西》里，张平以他独到的社会洞察力、敏捷的政治思维以及过人的胆识、勇气和厚实的文学功底，勇敢地把文学再一次推到了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进行着灵魂的拷问。

新时期文学的长河中，只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时期产生过最强有力地干预生活并引起无数读者的崇敬和爱戴的作品。那时候的中国文学是多么的辉煌啊！可以说文学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随着时光流逝，文学似乎越来越少人问津了。是读者冷落了文学？还是文学远离了读者？我无法想象，我每天所从事的工作，辛辛苦苦编辑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书籍，于读者竟是可有可无甚至于根本就不屑一顾的。这样的话，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不仅不能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产品，反而每天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进行毫无价值的设计、制版和印刷。我以为这样的工作于社会于读者是有罪的。文学实在也如做工和种田一样，对于大众应该是十分亲切并有益的，是人生与社会、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最真实反映。而决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远离人民疾苦和社会现实生活作无病呻吟状的贵族享受。

《法撼汾西》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对于文学的希望之烛。我感到我与张平在进行着心灵的沟通，我由衷地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以满腔的激情倾心于《法撼汾西》的包装打扮，从封面设计、内文版式，到内容提要、封底导读，到整体形象的推出，我就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无一不是和美编、二审、三审反复磋商直至拿出最佳工作方案。

《法撼汾西》终于得以出版，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长春电影制片厂买断电影改编权，山西电视台买断电视剧改编权，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编辑部。群众出版社连续加印数万册还供不应求。我的一颗心也落了地。我从无数热心读者的赞誉声中印证了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我真的想大声告诉无数热情如火的读者：我爱你们！我真的想大声地告诉张平：我和我的朋友们敬佩你！你可千万不要动摇啊！

二、《天网》惹上官司责编陪上法庭 《抉择》再次轰动摘取三项大奖

张平没有动摇。因为他已经把为人生、为社会而创作的文学理念融入了他的血液中。

在《法撼汾西》出版后不久，他即创作出了另一部佳作：《天网》。《天网》可以说是《法撼汾西》的姊妹篇，因为她们俩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同一种血型：对百姓命运充满关爱，对腐败分子嫉恶如仇，对党的优秀干部热情歌颂。

《天网》由《啄木鸟》杂志连载后再一次受到了更加广泛的欢迎。电影、电视均进行了改编，全国几十家晚报纷纷转载，《南方周末》转载了半年。连环画、话剧、地方戏等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形式都对她进行了改编。群众出版社加班加点赶印，印数高达20万。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张平和群众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天网》和其姊妹篇《法撼汾西》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要求法庭判决赔偿。

接到诉讼通知书，张平感到了十二分的委屈：两部作品都是歌颂党的优秀干部、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的，难道写这样的作品错了吗？

作为责任编辑的我，也一遍遍问自己：出版这样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难道不对吗？这明明是两部文学作品，他们非要对号入座，并且入的是腐败分子的座，莫非揭露腐败的结果就是要道歉赔偿吃官司？

有权威人士分析：根据以往的判例，凡是状告作家侵权的案子，无一例外均是作者败诉。这次恐怕也难幸免。许多长期跟踪采访张平的热心记者也都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次肯定是输定了。张平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沉重。

此情此景，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要准备积极应诉，并向有关领导汇报有关案子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又要安排好张平的饮食起居。为了少给出版社添麻烦，我把自己亲戚的房子腾出，让张平住下。并非为了省几个钱，我是想这样与住旅馆比起来，或许能使张平有家的感觉，可以为他减少心理压力，可以使他静下心来沉住气应对。在正义路那间静谧的小屋子里，张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那些静悄悄的夜晚或许使张平对文学创作有了比常人更加刻骨铭心的思索。

我无法阻止张平去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看着他变黑的眼眶，我心里只有痛惜，同时毫无说服力地安慰他：不会输的，你放心好了。而内心里，我是多么希望张平决不能动摇啊！我一点也不相信权威人士和好心的记者朋友们的分析，我顽固地认为：《天网》《法撼汾西》决不会输，一定会赢！如果像这样的歌颂党和人民的优秀作品输了，那我们国家的前途不就危险了。要知道搞对号入座的那些人都是入的腐败分子的座啊！

我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然而我的确是这样顽固地近乎天真地相信着自己的判断。《法撼汾西》、《天网》曾经唤醒了我对于文学的信心，我决不相信我所倾心投入的事业会是一项于国家和社会有害的事业，会因为揭露了腐败而吃败官司。

我十分坦然地陪着张平坐上了被告席。我把在法庭上的交锋当作了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

在被告席上，我紧紧地挨着张平坐着，暗暗地为他使劲。我只想以我的坦然，我的法庭答辩传递给张平这样的信息：你不是孤立的！你的身旁有我！你我的身后有无数关心支持热爱你的读者！张平你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张平是大家的，大家的张平决不会输只能赢！

群众出版社领导坚定地支持着张平，也给了我必胜的信心。群众出版社领导坚定地认为：出版《天网》、《法撼汾西》这样的

歌颂党和人民的的作品没有错！即使官司输了，群众出版社也决不改变初衷，将一如既往地出版这样深受读者喜爱的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

众多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密切关注着审判的动向。

一场恶战下来，法庭审判长宣布：《天网》、《法撼汾西》胜诉！而这起官司也随着审判长的一声宣判而成为了作家打官司史上第一个获胜的判例。

胜诉后的张平不负众望，一猛子又扎进平凡百姓的生活中。不久他即创作出反映普通人的人性人情的长篇小说作品《孤儿泪》（《啄木鸟》杂志率先刊发），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接着，张平再接再厉，在深入采访 20 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之后，创作出了被专家学者们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抉择》。

拿到《抉择》的手稿后，我再一次被张平直面现实、关注时代的政治胆识、思想冲击力和文学魅力所震撼。我决心再次倾全力推出。然而有看过手稿的好友劝我道，此作品锋芒太露，再加上许多地方没有好好打磨，一定要慎重从事。我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开始着手和我的同事进行编辑加工。慎重从事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不能用，要用必然是细细进行编辑加工。加工后获得领导同意我立即安排《啄木鸟》以 3 期的大篇幅开始连载。

《抉择》在社会上再一次引起轰动。这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又是各地报刊转载，电台连播。又是电视、电影改编。改编后的电影叫《生死抉择》，红遍了大江南北。群众出版社连续 19 次再版《抉择》单行本，一时间真是洛阳纸贵。专家们给予了极高评价，公认《抉择》为“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接着，《抉择》即被评为“建国 50 周年十大献礼长篇小说”，被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0 年 11 月 11 日在浙江乌镇茅盾先

生的故乡又摘取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这三个大奖的获得，对于我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三项最高荣誉几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获得实属超出我个人想象；意料之中，则因为我坚信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闪耀着理想光芒的文学，是无数读者、专家、学者所渴求的，也是我们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是促使我们国家早日变得富强文明的一条重要的文学之路。

三、群众出版社当机立断推出文集 张平世纪之交鼎力相助遂宿愿

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张平文集》终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胸中泉水般涌出无限感慨。将张平的作品以文集形式出版是我的宿愿。记得还是《天网》出版后，我便擅拟题目“问青天”想把《法撼汾西》、《天网》合成一本发行。后来又数次对张平提起出文集的事，无奈后来都因种种琐事拖了下来，未能如愿。直至2000年，群众出版社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当机立断责成我无论如何要在2001年推出《张平文集》向新世纪献礼，又获得张平兄的全力支持，《张平文集》的出版事宜才得以向无数热心的读者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特约编辑崔卓力、《啄木鸟》杂志同仁、群众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京安印刷厂领导和同志们为此文集加班加点，付出了大量心血，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张平文集》是张平兄20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集中总结，可以说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群众出版社作为张平的主要文学作品出版者，一个拥有45年出版历史的老牌大社给予自己广大读者的一份厚重的世纪礼物。我为张平高兴，也为群众出版社高兴！然而我更心存感激，感激张平兄，感激多年来培育着我的群众出版社，感激所有喜爱张平作品的朋友们，

是你们促成了《张平文集》的诞生，从而让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文学工作者终于能够如愿以偿。我相信新世纪里的张平将以他加倍的勤奋和坚定的文学理念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献给热忱关爱着他的人们。

目 录

孤儿泪

题记	(3)
积雪中的小纸箱	(5)
小纸箱里的悲剧	(9)
我要给江总书记写信	(15)
这里的孩子都姓党	(21)
一条逼出来的路	(29)
我的孩子要是没命了,我就让自个的孩子死在 自个怀里.....	(39)
九个孩子的母亲 27 个孩子的奶娘.....	(55)
80 的爹,70 的娘	(69)
恍如梦境	(83)
“有孩子就不怕说老!”“甭叫奶奶就叫妈!”	(92)
西骆驼坊	(105)
“我不姓党,我姓靳!”民政部江司长说:“这是孩子 的意愿,应该尊重孩子!”.....	(120)
“妈这辈子对不住你呀,孩子!”“妈,儿欠你的三辈子 五辈子也还不清!”	(138)
池文清和她的毛毛	(163)

“我舍不得这孩子，你要是受不了，咱们就分开过吧。”	(177)
“也许是因为这个毛毛，老天爷才没让我去死。”	(191)
“只是做梦也没想到，毛毛竟会成了这么一个样子！”	(205)
这十几年了，她头一次这么喊了我一声“妈”！	(228)
两次做了孤儿的王育英	(246)
“这是我的孩子，我要把她再认回来！”	(260)
“我从来也不认识她，她凭什么来认我？凭什么！”	(276)
“原来我是被亲爹亲妈扔了的！原来我是个孤儿！”	(287)
“我不会认她，就是死了也不会认她！”	(295)
“我没亲妈，我从来就只有一个妈！”	(305)
“活着时没把孩子劝过去，等我死了你们再把她认回去吧，千万别丢下她不管！”	(316)
“我是福利院的孩子，死了也是福利院的孩子！”	(331)
“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怎么就舍得给扔了！”	(347)
“就算孩子要死了，就让孩子死在我手里！”	(358)
一个药罐子里泡大的美男子	(368)
“如果我要答应了这件事，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380)
“你就不是他们生的，凭什么要听他们的？”	(394)
“我要去工作，我不能老这么坐在家里让父母养着！”	(402)
“我什么都知道了，这世界上只有你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	(414)
后记	(427)
张平访谈录	(431)

孤
儿
泪



题 记

1988年春，为《火花》编辑部去古都大同组稿时，在当地文联与报社听人谈及大同市福利院分散寄养孤残儿童的故事，心中颇多感慨。言及一孤残儿童长大后至死不认亲爹娘的事时，眼睛竟不禁湿润了好半天。回并后，路途人遐、音尘寂绝，虽是些许小事，凡人俗物，然则悬肠挂肚，常有望云之情，于是便不断生出去大同福利院实地采访的念头。

1989年秋，山西作协组织老中青作家下基层到民政系统采访及深入生活，采访重点里便包括有大同市民政局。闻讯后迅即报名。此行中，有文学界秦斗西戎、胡正等十数人。于大同在听取市民政局各部门的情况介绍后，所有成员中竟无一例外要求率先采访福利院。在此后整整数日的采访中，作家们又无不回肠九转，五内交萦。两位老作家更是忧心百结、悲不自胜。走访一处，泪洒一处。在分散寄养弃婴最多的散岔村、解庄村、西村、上榆洞村，作家们触景生情，个个泣涕如雨。一随团记者在农家炕头上听到动情处，竟至失声号啕，久久不能自己……

1991年10月，随《黄河》主编、太原电视台专题部编导及省话导演一行数人，再次走访大同市福利院与孤残儿童寄养地，前后半月有余。其中有两位女同志因泣不成声，恸哭不止，多次不得不中断采访。一向以眼“硬”自矜的《黄河》主编，竟说他这辈子的眼泪加在一起，也没这些日子流得多……

1994年仲春，随同太原电视台再度出访大同市福利院，虽说日月如梭，斗转星移，然时过而境未迁，岁移而人依旧，打远望见那些仍然破败却又分外厚重的山庄村落，早已是泪水满面！

据民政局领导介绍，得知在此处采访过的记者作家已有数十

4 题记

批，书刊也已出了数种。但我还是毅然决定要写它！也许这同样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自有我的感受和真诚，我心甘情愿地愿把我的感情在这些平凡的人和事中再毫无保留地奔泻一次。一如别人所说，即便是浪费生命也在所不惜。

——是为题记。